

阳光列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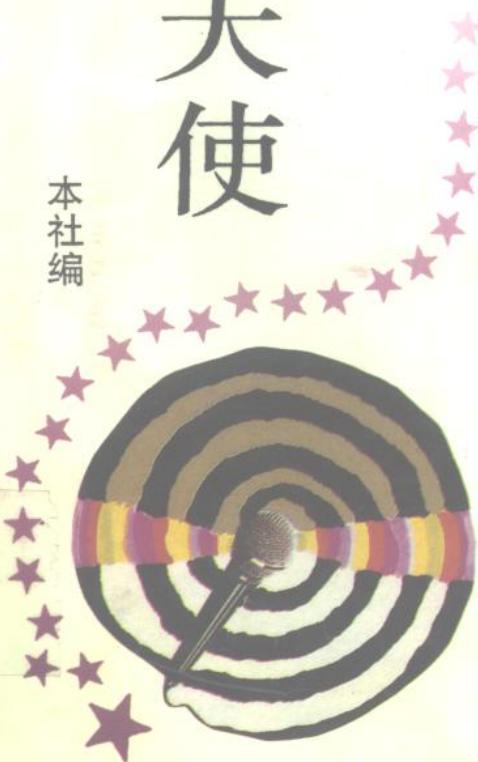
安琪工作室

你的故事我的歌

安琪，

永远的天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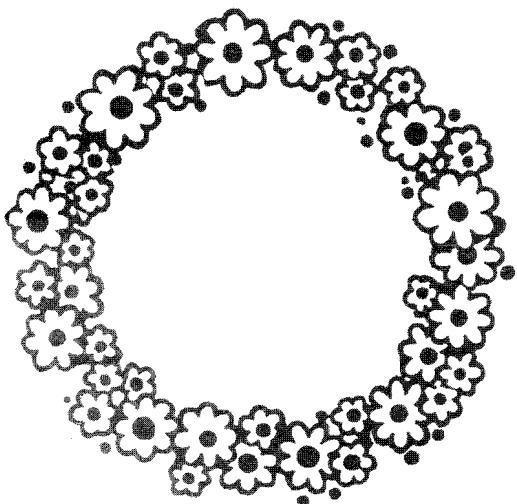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安琪，永远的天使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沪)新登字101号

责任编辑 宣 轩

任余红

封面设计、装帧 高育文

摄 影 姚永强等

安琪·永远的天使

本社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8 字数 118,000

1995年4月第1版 199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7-208-02085-X/G·281

定价 9.00 元

青春永驻(代序)

陈圣来

那天早上，我刚上班不久，隔壁办公室的小龚神色凝重地走进来，他告诉我昨晚安琪煤气中毒，现在已不省人事。我心里格登一沉，请他快去现场，一定要让医院全力抢救，有什么情况随时打电话来。上午浦东新区有人约我会见，但我实际上已心不在焉，我在等小龚电话。电话终于来了，声音似乎是那么遥远那么艰涩地传递过来，还隐隐夹杂着安琪家人的哭嚎声，我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只听电话那一头在说：安琪已经走了，无法再抢救了。我握着话筒，似乎在听一个不相干的人说一件不相干的事，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说什么好，我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至少我不愿意相信！

等我驱车赶到安琪家中，弄堂口已聚集着不少人。走进那幢老式工房的三楼，安琪家两居室的屋内也挤满了人。她的父亲和母亲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震懵了，瘫坐在沙发上。昨晚还好的一起吃晚饭，怎么说走就走了，老人肝胆俱裂的痛楚确实难以用泪水弥合。我实在找不出什么恰当的语言去劝慰这两位老人，便默默地走到床前，

2 安琪，永远的天使

安琪就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色是那么安详、恬静，像睡着了一般。我望着这张熟悉的脸，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难道这一切都是真的？难道生命竟如此脆弱、不堪一击？窗外阳光是那么明媚、和煦，而安琪还沉睡在寒冷的黑夜中。浴缸里留存着她洗澡蓄放的水，水面上漂浮着毛巾，墙角有脱掉橡皮管的煤气取暖器和摔倒在地上的暖水瓶，周遭的一切保存着她生命弥留之际的印痕，生与死之间原本仅有一道看不见的门槛，她已经爬到了门边，然而她孱弱的身躯终于没有逾越过那道门槛，无援地倒在这沉沉的黑夜里，悄没声息地离开了她十分眷恋的世界。面对着如此年轻如此美丽的生命的陨落，我的心在流泪。

对安琪我是十分熟悉的，她从从事广播工作的那天起就一直是我的属下。她原先是华山医院的一名白衣天使，这大概与安琪艺名是个天然的巧合。她刚来电台时大家只知道有一位文静、单薄的王莹，那时几乎还没有主持人这行当，只有播音员，且大多数都是广播学院播音系的科班出身，像王莹这样半路出家的年轻人只能当当业余编辑。不过她是位聪颖、有悟性的女孩，凡经她手编辑的节目都很生动，很有创意，很有灵性。偶尔她也会出点声音，播几篇稿子，这时她就会兴奋得要命，战战兢兢地问我，听了这档节目没有？有什么意见？我很欣赏她对工作的这种投入与热情，尽管其时我并不太了解她的才华。她就一直这么“借”在电台，直到一次电台招聘编播人员，她的科里将她作为候补人选，送到招聘组去试试。出乎意料，据评委的打分汇总，王莹竟是考分最高、评委最满意

的人选，于是她被破格录用了。正式调入电台以后，安琪不负众望，刻苦敬业，加之天赋甚高，所以在全国和全市范围的广播节目评奖中，她常常金榜高中，然而她并不满足，她渴望能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节目主持人。

这样的机会终于来了，东方电台的诞生为她铺就了一条成功之路。记得东方电台筹建之初，在电台三楼的走廊里，她找我谈心，她细细地诉说了这些年对广播的追求与感受，表达了她渴望成为一名编采播合一的主持人的愿望。她还坦陈了内心深处的另一种诱惑，她想去美国留学深造。她把她这种矛盾心理告诉我，征求我的意见。我对她说：“安琪，你别走，跟我一起到东方台去吧！我会让你成为真正的主持人。”她双眸倏地发亮：“真的？一言为定。”我肯定地点点头：“真的，一言为定！”就这样，她把自己的未来托付给了当时八字还没一撇的东方电台，以后我知道还有各种诱惑和许愿向她召唤，但是她义无反顾地跨进了东方电台的大门，成了第一代东广人。所幸的是，东广没有辜负她的一片赤诚与苦心，顺遂了她的心愿，让她驾驶了“阳光列车”，成为“阳光列车”的列车长。每天傍晚，当暮霭氤氲时，她柔润俏丽的声音似晚霞般悄然而出，给紧张和喧嚣了一天的大都市一种黄昏的浪漫和温柔，在“东方旋风”席卷申城的日子里，有听众这么讲：“早上听着‘东方新闻’上班，晚上乘着‘阳光列车’下班。”安琪终于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节目主持人，东广圆了她的梦。东广的两年铸就了她最辉煌的人生。

她在电台里像一朵飘逸的云，轻盈而悠远，恬淡而静

4 安琪，永远的天使

谧，每天她总是在办公桌前或在调音台前忙着她津津乐道的广播。她话不多，而平时议论的话题除了广播还是广播，这么些年我从来未听她背后议论过什么人，也从未听她闲聊过家常琐事，这对一个女性来讲是很难得的。也许对广播的醉心与钟情淹没了一切，在这片广袤无垠的电波世界里，她实在是一个纯洁无瑕的安琪儿。

那天追悼会上，她的家人和同事们把她打扮成待嫁的新娘，让鲜花围绕她的全身，悼念大厅的挽联上写着“安琪儿远嫁天国”。是的，她到另一个国度去主持她新的节目去了，东广的听众再也听不到她的主持了，然而他们舍不得她离去，大厅内外挤满了来送行的人，他们中间有许多素昧平生的听众，有的一大早就从崇明、南汇、嘉定等地赶来。相识的与不相识的，年迈的与年少的，大家汇聚在一起，与他们心目中的安琪告别。我望着绵绵不尽的人流颇生感慨，有人说人生是一篇文章，而追悼会是他（她）最终也是最权威的评论。那么这许多人的出席应该是对安琪年轻生命飘然而逝的最好注解与评述。

现在这本关于安琪的集子出版了，这本集子撰文者中有像杜宣这样德高望重的老作家，也有声名遐迩的台湾女才子琼瑶，有与安琪朝夕相处的东广同仁，也有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听众，然而每个人每篇文章都捧出一腔真情，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本集子是安琪的人生评论集。我想在书的海洋里，类似这样的书是不多的，安琪将随着这本集子永存，她美丽的青春和美丽的声音也将在此永驻。

目 录

青春永驻(代序) 陈圣来 [1]

哭泣的正月

安琪儿远嫁天国	韩国强 [3]
最后的时日	韩国强 [6]
为安琪送行	高 天 [10]
无法投递的信	张树梓 [19]
人约黄昏	贝 贝 [21]
安琪不会寂寞	袁春颖 [23]
依旧等你	张 华 [25]
写给安琪姐姐	黄燕明 [27]

东广人话安琪

安琪，我们不想说再见	张福荣 [31]
直播节目的精品意识	史美俊 [36]
长不大的女孩	蔚 兰 [41]
如影似风	张 培 [43]
那里真好	淳 子 [46]

2 安琪,永远的天使

一个浅浅的笑影	晚 林	[48]
远足的你	渠 成	[51]
擦肩而过的伙伴	章 苑	[55]
昨日再来	梦 晓	[57]
安琪的“阳光列车”	唐丽君	[60]
从“阳光列车”到“安琪工作室”	弘 明	[63]
不要泪,要安琪	裴紫安	[74]
安琪印象	宣 轩	[77]
早春二月,曾有个美好愿望	刘 沙	[79]
Only Love	艾 菁	[82]

生活中的安琪

母亲眼里的安琪儿	汪一新	[87]
文艺小分队的“台柱子”	姜明华	[91]
同窗记忆	孙小双	[95]
我的同学,我的朋友	尹 洁	[99]
王莹,我们的骄傲	张慧萍	[103]
留下太多的遗憾	陆学佩 康秋芬	[105]

纪念安琪	杜 宣 [109]
一缕清风	琼 瑶 [111]
【附】琼瑶、平鑫涛访谈录	[112]
夺不走的阳光	陈 钢 [117]
抽出一张“A”字卡片	叶永烈 [120]
美丽的天使	谢晓薇 [123]
回忆也是一种相逢	林 华 [127]
我的苏州同乡	吴君玉 [131]
我认识的安琪	汪一新 [133]
疲惫的安琪儿	周 骏 [137]
声音的天使	刘伟馨 [140]
安琪二三事	虞 豪 [143]
列车长风采	俞 果 [146]
安琪,你何时再来	李景华 [149]

安琪细语

相遇是一种美丽 安 琪 [153]

4 安琪,永远的天使

安琪工作室

安琪工作室栏目一览	[163]
北京风俗音画	[165]
走进三峡	[178]
风雨 1994	[186]

附 录	[195]
编后记	宣 轩 [197]

笑
泣
的
正
月

平时只能听见的笑
想不到
在早春的黑框里看到了

.....





安琪儿远嫁天国

韩国强

1995年3月2日。

这是一个漾溢着温暖的和风的日子。

下午1时，是人们为安琪送行、向安琪道别的时刻。

在无数个花圈、花篮映衬之下的龙华殡仪馆大厅显得格外庄重、格外芬芳。大厅的里里外外聚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互不相识的人们，他们的职业、性别、身份和年龄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安琪的朋友，他们怀着“向安琪道个别”这个共同的心愿走到了一起。

东方广播电台台长陈圣来似乎不是在致悼词，而是在回忆某一桩悠远的往事，回忆这桩往事中的一个令人快慰的朋友。他说起东方广播电台组建之前，在楼道口遇见了安琪，安琪说：我要做一个真正的主持人。陈圣来说：好，就让你做一个真正的主持人。东方广播电台建立了，安琪如愿以偿，成了真正的节目主持人。作为台长的陈圣来，放心地让安琪驾驶着“阳光列车”，把整车整车的“阳光”运送到千家万户，运送进每个听众的心头……陈圣来迟缓而沉重地叙述着，直至哽咽不能成声。

4 安琪，永远的天使

安琪的弟弟在悲泣中向前来道别的人们一一致谢，这个单薄文静的青年显然在这次巨大的灾难面前难以自持。是的，除了空寞和疲惫，人们应付悲痛和打击的手段太有限了，只有安琪自己能够保持和往日一样的宁静、素洁以及缄默。

现在她就躺在那里，她安详的面容和沉睡的身姿依然保持着那份优雅和从容。34岁的安琪是轻盈的，像阳光一样，悄无声息地从每个人的身边掠过，不激起一粒灰尘。

现在她就躺在那里，在满目璀璨的花蕊之间，在人们戚然的目光里。她的两边，“工作室乔迁伊甸，安琪儿远嫁天国”的挽联令人在哀惜之余保存着一份永远美好的期待。在长长的默哀中，哀乐却迟迟没有响起，也许是因为安琪不喜欢哀乐所刻意营造的悲痛气氛的缘故，两位老录音师播放哀乐时，使劲地摁了4次按键，却每次都是迅速弹出。想必这是因为安琪希望她一生都能为人们传送大把大把的阳光和快乐，直到最后和人们诀别也是这样。

一个身患绝症的60多岁的老人在人们的搀扶下，蹒跚着走向安琪。他捧着满把怒放的鲜花，轻轻地安放在安琪的身旁，鲜花之中插着一张祝福的纸片。这个老人是安琪的听众，和安琪在节目中通过电话，今天是他和安琪的第一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老人默默驻守着安琪，一语不发。所有的人都一语不发。

“阳光列车”的片头响起来了，安琪用她安详细柔的声音和人们说着话，人们可以感觉到她的声音在化作溪

流，化作清风，化作白云，轻叩着人们心灵的门扉。

人们在恩雅梦幻般幽远的歌声里排列着长队开始向安琪道别，把安琪美丽而又柔弱的灵魂送入深邃寂静的天堂。

安琪的父母坐在安琪的身旁，面对父母的低声呼唤，头戴鲜花的安琪只能用宁静的面容和心灵应答，她神游在另外的一个世界，她的父母若能看见，定然会欣慰的。恩雅的歌声在空气中飘荡，轻轻拨动着每个人心头的那根感应之弦、悲痛之弦。人们仿佛从这歌中听到了安琪轻柔的回应。安琪的母亲突然俯下身去，想亲吻女儿的额头，却被身边的人们拦开了，安琪的母亲真切地感受到了女儿的失去和不可挽回，这彻骨的痛楚迅速地传递开去，每一个人都在感到心痛。在低低的啜泣中，人们为安琪祝福。安琪，现在已不仅是母亲的女儿了，她已成了空气的女儿，水的女儿，白云的女儿，朝霞的女儿。

生命是短暂的，抑或是永远的？缄默的安琪紧闭双唇，默守着这个秘密。但所有赶来向安琪道别的人们都坚信后者，因为坚信她的美好，坚信这种美好是永恒的。

3月2日的傍晚，西天紫霞灿烂，像是一路远去的火红的枫树林，挂满了幸福平安的黄色丝带。

是谁正在那边等待着安琪？等待安琪像个远嫁的新娘一般到来，衣袂飘飘，笑意融融？

永远的安琪，永远的天使。

最后的时日

韩国强

安琪永远都是飘然的，倏忽来去的。你可以接近她，可以成为她由衷的朋友，甚至可以接受她灿若阳光的友情的馈赠，但却永远无法探知她的心灵的运行，所以说安琪是神秘的，是独一无二的安琪。

安琪曾对她的几个朋友兼同事说：什么时候有了时间，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我来说说我的故事。现在安琪带着她全部的故事和秘密来到了星河灿烂无边的天空，拖曳着洁白的裙裾，静坐在晚霞的走廊里，她有了足够宽裕的没有穷尽的时间，却再也无缘向尘世中的人们进行叙述了。也许她已向听众们叙述了太多关于别人的故事，唯独遗落了她自己的。

人们都喜爱她，却又很少有人全面了解她，这就是安琪。因为安琪只让人分享她的快乐，从不让人分担她的忧愁。

1995年2月23日是星期四，是安琪在东方广播电台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为了准备参加优秀广播节目的评选，安琪一个人就报了4个参评节目，前一天她对这些节